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六

集部

誠齋集卷四十九

宋 楊萬里 撰

啓

賀周子充察院啓

恭審綠綈錫命白簡察廉本本洽聞久鬱行祕書之望
行行且止頓高真御史之風一臺得人羣目改視恭惟
某官絕俗以立於獨追古而與之齊揭日月而行名昭

垂而旁達引星辰而上文迴映以芒寒壯年自致於雲
霄妙手連收於科目時須士重天豈賢遺然冊府淹留
閱兩周而未徙惟宸衷洞照度衆儔以超遷伸於久屈
之中詭以盡言之地士之未用志亦甚高環而顧天下
之無人為之太息及乎受主知於當世竟以無聞衆皆
艷於公榮愚獨知其任重責備者四面而畢至過時則
多悔而弗追它人處之假以作仕塗之嵩少賢者得此
定知為羣枉之鷹鷂欲重千載之芬香爭觀一舉之奇

絕仄侯隆眷擢專中司某辱在鄉鄰最蒙愛遇少而取
所棄之竹馬自以不如今也望之似於木雞居然失旦
仰英游而雨別讀除日以霜凝已分飄零敢作綈袍之
想未忘雅素或尋敗襖之盟

賀永守沈侍郎德和啟

湖山悠遠何至煩天子之從臣水石驩迎今乃得主盟
之詞伯惟雅度兩忘於出處而為邦一視於邇遐斯民
承師旅飢饉之餘適求少憇明公挾經濟惠康之具汜

可小施恭惟某官所養要以佐時其文出於餘力兩科之名若日月不以自多壯歲而身致雲霄蓋非所欲綸省發帝之令天官除吏之精盤詰四方衡尺諸彥是皆雋甚孰不聳然况當舉朝阿匿之秋莫悟外敵包藏之計一賢孤憤九拜極言犯忌諱以直前旁觀喪膽吐忠嘉而徑去曾不顧身一日掩漢廷之公卿羣凶憚汲直之節義雖言本憂國豈願得鯁亮之聲然士知嚮方遂爭先名節之學其於扶世厥有大功正恐未蕃宣之間又

將見奮熙之拜某愚而好古拙以居今俗物茫茫若為
道合此心炯炯端向誰開歎符竹之肇分撫庭松而獨
喜亦豈有敲金擊石之技以俟眷知庶幾作集鳥跳魚
之詩載歌尤異

賀王宣子舍人知吉州啓

恭審得覲脩門拜州江介又屈雲霄之步何足為君子
而喜之獨念父母之邦今乃得大夫之賢者况以故吏
而為新民出處不離於二天眷知雅辱於一日則其距

躍顧不切深恭惟某官北斗璇魁左螭法從人謂非久而大用歎其不可及之年公乃特立而徑行耻為母甚高之論既弗詭遇力求外庸甫解龜於湘流復分虎於螺浦除書布出遺老驩呼知鰕生舊出於門闌皆寄聲問訊於治狀雖媿周昌之吃口不能言為賦少陵之詩眼未見有眷首尾之親炙剽聲光而屬饜若循吏傳之所書與誨德論之所頌昔聞其語今在斯人至於不察而秋毫分匪怒而刻木畏陳陳滯訟渙若澌流猝猝饒

師了無箕斂聞者頓歌於來暮翹然願見以爭先然無
疾其驅士方惜陸君之去而最宜為誥帝且思王某之
文正恐未開府之間即有不俟駕之召某終更不遠夢
寐焉依問柳埜亭敢望占星於霧裏看舟草閣佇觀立
馬於花邊

回施少才謝漕司發解第一名啓

文之勛者不應無以異於人舉以褒然抑或足以當其
價繫外臺之論秀任一路之拔尤私憂無瓌奇傑出之

英以塞屬望竟得此簡古天成之作更益光華恭惟某
官詞則油然而幽氣則浩乎其沛平生所聞聲價久矣
神交一旦得見儀刑驪馬心契莫知筆陣之合謬與堵
牆之觀過眼而迷豈日賦之不別重竿而釣果查頭之
至前幸藉手以見諸公將貴紙而誇列郡能未忘於私
謝知貪得於大篇方當新天子太息願治之初數求剗
切行上子大夫悉意正儀之對願畢忠精側聽第一之
臚式快少雙之望其於感頌難以歷陳

回黃監庫謝解啓

說經之宏以肆得臣與寓目焉論秀之抑以揚士熒有
何力也蔚儀觀之獨煒執禮文之更優私謝有司要是
忠愛之誼朗詠俊語端令寒陋之華恭惟某官志不人
隨學惟古是由典謨以放乎誓蓋豈全書脫訓詁以詣
其微詎非遠識得人幸甚詢衆曰然屈元禮之班庸何
軒輊於鵬背上晁董之對立見句傳於鰲頭感銘滋多
揆敘猶未

代何運使德獻賀史叅政啓

恭審疇咨國勲叅秉機政光堯之託以子不待致商山之老人嗣皇之選於朝無以易甘盤之舊學望重故人
不以為驟功高故位必極其酬凜然風生聞者心服恭
惟某官所學純乎仁義其躬蹈乎直方儲禁詳延天獨
以忠賢而遺上英游莫並世固知台宰之屬公豈非以
其承華之燕閒益嘗深竭細旃之密勿沃心以堯舜之
道正色若臯伊之倫政原後先人物良窳厚下足國訓

兵答戎其在初九之潛已定畫一之講清風發而日出
應龍翔而雲從不崇朝徧雨禁之華乃期月贊萬幾之
務天之欲平治也時則可為學焉而後臣之政將焉往
竚登顙面永相昌暉某綴以司存隔於賀列拊身幸會
已居廟堂覆燾之中屈指太平當在樽俎笑談之頃

代福建何提刑與汪福州聖錫啓

伏以戎閫闕於安危端求禮樂詩書之帥帝心為之憂
顧特掇言語侍從之臣擁高牙大纛之多為上冢過冢

之寵光映行露氣回先春公方自駕行而鼎來我亦持
虎節而繼至以平生想見其風采殆不知年乃今日協
同於寅恭若有所相恭惟某官正心誠意之學尊主庇
民之謨奏篇冕旒早居諸老之右致位簪橐已數十年
之遲益其特立而獨行宜其自重而難合既陟禁近果
屹然而不隨發為論思皆凜乎其可仰又厭承明之直
來作諸侯之師將盡行六籍之言以散作百城之福願
一方之幸甚如四海之望何弼諧之須朝夕以冀某問

塗無幾望履不遐君子為邦故應懋甘棠而無訟有司
布憲當亦閣丹筆以蒙成

賀張丞相判建康啓

恭審制誥書德藩宣陪京留丞相於關中深寄本根之
重用真儒於天下大新朝塾之瞻恭惟某官學術函三
道原貫一得仁者之靜應羣動而不窮參化育之誠聽
萬物之自遂補天而莫見其妙洗日而不言其功願德
裕何負於敏中乃元稹自憎於裴度憂以王室居江湖

而未忘樂乎韋編去洙泗而無悶人仰傳岩之雨天開
衡嶽之雲帝亟召之已恨不早公其來止勿徐其驅姑
煩東土之保釐暫倚北門之卧護乾旋坤轉方期尊主
以庇民風揮日舒須要整文而經武仰惟勲德之元老
素定國家之遠謀諸將震乎威名百蠻問其容貌正賴
指縱汜成廓清安石其如蒼生何已快老成之起司馬
復相中國矣竚觀畫贊之新某自負荒涼恭承教載文
席之侍玉振每得而聞尺書之論金滕今近乎讖

謝張丞相薦舉啓

上既起公將屬之大事公初荐士宜簡於異能何誤及
於孤單雅不緣於造請衆惟歆豔已則懼思竊以士有
違言每病干時之無策古之炯戒又歎知人之甚難且
入門下之旁招前此人材之豈少不負所舉於今幾何
或賣知己以進身居之罔忤或自毀節以求合穢不忍
聞謂懲羹而吹壺聽懸榻之挂壁而大丞相好賢之誠
意終不少衰視小丈夫敗類之深情付之一莞惟忠義

專圖於報國凡荐延本務於滅私覲得其真以裨於治
如某者自知已審用世則迂仰止前修非無願學之志
歆然朽質未有日新之功故其在翹材之中最號為烈
士之下庶幾受教于以反躬敢崇蠟言晞售玉表為老
聃之役亦既數年干相國之恩了無半語此其所嚮夫
豈自它蓋身在於洪鈞何憂不達恐名浮於實行以累
所知頃於取別之辰示以兼收之諾迨袞衣之再煥果
鶚薦之先施至若一字之褒奚啻三倍之價才之為用

昔人所以解事物之盤根識以馭才君子所以為正邪
之止水兼其才識昭以文辭在名流避席而莫當寧謏
聞披襟而拜辱讀炳蔚敏明之譽知庸虛稱塞之難茲
益伏遇某官道隆帝者之師身任聖人之耦天以一老
復祖宗之太平相維幾人留功業於今日世方拭目心
佇告廷式眷湘中之士夫曾依牆仞之訓誨剡公車之
奏舉之僅及於四三在零陵之邦得者乃踰於十五惟
是行也愚實在焉凡此同挂於品題已入異時之塊土

誰不望賜以為至榮某敢不請事贈言深藏嘉惠豈有毫髮可補報於惠光不辱門闌獨保全於名節

賀張魏公少傅宣撫啓

恭審召升亞傳命撫征師太上皇非不知耆德之深留遺嗣聖新天子欲盡復中原之舊首擢我公於皇彼天將降是任必有所試使大其成彰之於大夫破斧之時凜其不折啓之於族庖更刀之後用則無前厥惟相之夫豈人只恭惟某官道德之溫如玉忠義之明似霜扶

炎祚而置諸安皆本其力遭讒邪之壅於上益增其光
一飯不忘於君尊四海惟愁於公老今而復起時正可
為仰涵養之素優諒規模之先定辨幕孰智齋壇孰才
形勝於何而居彊敵情若為而得實寇之殄滅當有日
國之恢復必有期得一韓以在軍中倚而須慶厯之捷
捲三秦而取天下當不使漢高之淹然後布大冊之焜
煌冠維師之崇極歸相興運納民隆平某於役載奔置
郵以告喜不能語豈特以知己之進為義動於心端復

為本朝而欣賀

賀張丞相除樞使都督啓

恭審疇咨元老首冠鴻樞自祖宗欲再用於舊臣先施
此典宜神聖又一新於督府爰舉徽章國重以人德浮
於位恭惟某官道侔三代之佐學闢百世之師即之溫
然乃名滿寰區而不處識其小者謂才兼文武之有餘
國論萬變而守如初孤忠百鍊而難於合敵馬南牧折
箠以斃其酋袞衣東征投戈而拜吾父與其淹恤於邊

圉曷若遄歸於廟堂蓋欲傾海以洗乾坤公之始願則
不以賊而遺君父誓不俱生上勉徇於精誠禮姑崇於
宥密闕河響動華夏氣舒萬口驩呼孰不誦諸葛出師
之表諸生延竚又將賡武公入相之詩某吏畢言還郵
傳聿至語心獨喜尚見太平於桑陰未徙之間引頸非
遙行望餘光於槐陰已成之下其為頌詠罔既敷宣

賀張丞相再相啓

伏以風雲方壯公承帝命以遄歸乾坤為開天喜公歸

而復相旄倪如堵驩抃成春惜其懷玉而久淹愛其據鞍而未老恭惟某官巍然三代之佐展也百世之師惟有孤忠流坎不為之改使無讒口恢復豈待於今運屯則亨天定乃勝上方廓英明之度人始知平泰之期閱百曹參曾何損益待一傳說只可枝梧蓋將正君以中庸大學之書強國以慶厯元祐之政山川出雲而有時雨亟蘇吾民日月亭午而無邪陰更求衆正次第起維新之治庸詎曰中興之難聳觀遠圖倚俟丕烈某所欣

則大況適其逢挹彼梅羹敢萌染指之想政如麥飯或
助加籩之須

除臨安府教授謝張丞相啓

漫仕為親曾或美官之暇擇中都分教誰云宰物之弗
遺蓋初心未敢於乞漿不自意何從而得鹿古之所謂
知己今不在於我公伏念某生而丘園少也筆研墮在
百僚之底忽其半世之催頗欲呈所抱於事功萬分其
試獨不見若昔之賢聖幾許其逢則復性以自怡彼在

天其何與覓官聊復爾耳干澤則謂之何三入脩門肯
投書於光範再隨宦牒甘摘紙於藍田不擬此來適遭
大拜方震築巖之雨首沾惠棘之雲繫天府之學官次
賢關之教職立諸生於館下盍棟文儒授弟子於國中
是資矜式奚其誤墨及爾淺聞惟愁倚講席以不譚此
非子座敢歎無客壇而獨冷反教人為茲蓋伏遇某官
忠大而天為通德盛而人自伏十年江海草木亦望其
端歸再秉鈞衡社稷頓從而增重方將文武之並用欲

卷關河於一征寸長不捐小子何取某敢不職思其報
學殖其耘售生徒以場屋速化之方堪羞薄陋醫士俗
於名節久願之後所願宣明

代零陵昌令迎龔令啓

伏審馬蹄殘雪叱徒御以南來山意放梅撩詩人之遠
興聲隨風而先至仁與春而併回欲罷不能我自笑故
將軍之陋式歌且舞民爭迎新令尹之賢恭惟某官收
斂垂天之翼低徊製錦之功益小試惠綏於巖邑以養

成經濟之壯懷愚溪西丘端未妨於覓句石渠東觀即
祇召以雙書某日跋光塵宵馳夢想千里命駕能無跋
履之勞一尊論文行有親炙之樂

賀兵部胡侍郎啓

恭審對天之寵行下之卿持橐豈非至勞人輕則否選
衆而得此老國重方增一賢已多四海有恃恭惟某官
傳道為諸儒之倡御風與造物者游見於文章益其土
苴凜然忠義塞乎乾坤羣邪重足而恐其來吾君注想

而歎其屈召歸表著再閱星霜夫何屢免而稀遷政緣
自重而難合迨茲人望之極乃陟從班之崇方虞正道
之寢微所賴我公之獨在靈脩數化要回天却日之功
申椒不芳待轉石拔山之論至於珠璣境土疥癬寇戎
憂不自它慮非所急諫行則就道合則從其遂相之登
要路於百僚之上又有大者舉明主於三代之隆某得
之傳聞楚然欣喜豈特為鄉里而賀與蒙其光以此卜
朝廷之興實受其賜

誠齋集卷四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七

集部

誠齋集卷五十

宋 楊萬里 撰

啓

謝胡侍郎作先人墓銘啓

丘園遺老豈倖聲名之必傳道德宗師所憂潛晦之或
泯有華峻極之筆施及不肖之孤感非不多悲曷能語
追惟先子早企前脩負米為親肯辭瀕死絕甘教子殆

不可生曾極天之罔酬蓋隕地之小緩彼蒼不弔莫白
此寃卜其宅兆而安厝之欲留何及惟是窀穸從禰廟
者所美未彰蓋將無以揜諸幽殆不可以謂之子披肝
為紙滴淚到泉控於仁人屬此大事以言語精神之方
亂何遽以聞所恃州閭鄉黨之未忘或為之動孰云望
外已挂經端表出先人之孝廉寵貽驚代之詞翰昔昌
黎獨擅碑版之任未免劉义之譏至東坡不作銘誌之
辭乃為陳慥之傳豈要人有賣文之瓜李而匹士無點

筆之埃塵並韓之文而去其貪踐蘇之戒而兼其妙是
惟具美不在我公豈繫寒門專饗此福茲蓋伏遇某官
古之愛直志在春秋觀其請劍以斷佞臣夫誰或恕今
也納石而銘處士獨得曰私某敢不思其所來是必有
勸罔俾九京之憾以忝所生庶幾一字之褒有代之答
代胡峽州謝宰執啓

廊廟勤民是先遐僻珪符乏使亦逮羈孤恐誤所蒙敢
榮於得伏念某志空自苦才則安施少也結交頗聞諸

老之餘論慨然求道不悟流年之去人半生林泉卒歲
編簡冀自得致知之要或庶幾濟務之功出而試焉颯
欲老矣頃再求於貳廣恍十閱於周星忽知己之此逢
乃譚言之偶合播以大鈞之造假以夷陵之麾茲蓋伏
遇某官所養天全其貞玉立方力行顏孟之妙學不曰
空言以追還唐虞之淳風一陶斯世故雖片善舉在兼
收某敢不究宣君相之寬恩惠綏田疇之黎庶瞿唐歷
險當更堅鐵石之心巴峽云遙適如居畿甸之地

回劉簡伯縣尉

頃於二水甚喜聞於收科隔以萬山乃獨未之脩慶重
緣貧病之迹彊作都城之行聊爾覓官近茲還舍頗欲
鞭鷗鷺之桀性無柰嬾何念將隨燕雀之賀成或云晚
矣欲含毫而莫決遽下教以相先于謙有光反已則媿
恭惟某官其文天秀有譽川增方其在萬人場屋之中
脫然無半點舉子之氣此行我里其獲幾人取之寡則
見其精得之難而後可貴況如近世之士止以登名為

榮朝拾笏袍暮焚筆硯惟執事罷閱而量博於古學心
摹而手追粲然偉辭發乎交際觀其小者知遠大之莫
量願少安之看搏扶之無既孰謂一尉能淹若人某嘗
辱與游豈不有耀

代李真卿謝漕司發解啓

鏤廳美翰聊爾逢場漕榜挂名居然充數豈亦造物之
見苦又使壯懷之勃興雖非所欣獨得自棄伏念某學
本求道才無踰人閱世故以寢多悠悠嚼蠟拊塵編而

有見往往得魚以茲徜徉乃至迂拙蓋嘗誦子虛而首
選竟亦與考官而舛馳晚遇飛龍之初墮在特恩之列
南斗年少見謂陳人仕路達官半有德色姑求為步兵
而隱耳將速營糟丘而老焉偶兔目之又黃顧鬢毛而
未白親故逼迫子弟開陳遠引菑川牧叟之復行近援
恩江鰲客之大用天其或者時不再來遂此強顏更讐
故藝扁舟徑下頗欲快秋水落霞之觀破硯久荒豈復
作春草生池之夢莫知是舉其必有從茲蓋伏遇某官

道隆百世之師身為天下之老孤忠所貫猶足開衡山之雲萬目是瞻恨未沛傳巖之雨論思小輟注想彌深眷言空疎無出裁鑒則其波及亦復言揚某敢不改圖所新更策其鈍題於淡墨豈以為士君子之榮造在彤廷庶少吐子大夫之對

代羅武岡得祠祿謝蔣右相啓

老之將至豈乘障之敢安貧不能歸乃勾祠之得所適當吾相延登之始首在大鈞垓圯之中恩藏於心感至

於骨伏念某半生孤立暮節倦飛處宣和之成均頗參
耆舊脫建炎之場屋亦欲騰騫古風一顧世路九折作
吏而信所學衆方尊城旦之書干時而售以文彼焉用
毛錐之子晚得小壘邈在三湘方漢宣帝循名責實之
秋此為時矣誦孟浩然多病不才之句其如命何退無
親族朋友之倚進無蚍蜉蟻子之援方將四顧聊復一
鳴人皆謂愚公獨憐我茲蓋伏遇某官人物兩朝之望
典刑千載之英咸造在庭早如晁董之奉大對爰立作

相今若臯伊之冠掄魁乃於籌邊之餘不忘寒暖之恤
僕之受賜士皆歸心某敢不愧於空餐知此厚德頌聖
主賢臣之盛雖曰未能當門人小子之勤則從此始

回黃解元啓

伏以有司論秀能者其誰宅相登名人亦賀我文既弊
而極矣子獨洗而新之恭惟某人以陸機二十之年有
江夏無雙之譽彈湘妃之玉瑟追還雅頌之聲音織天
孫之錦裳自出文章之機杼懋乃此舉甲於大廷曾多

賀之未遑何大篇之先辱

賀吉守蔡寺丞子平冬啟

埜人雲卧焉知魯觀之書茆舍日長忽悟漢宮之線惟
陽福類升之伊始非君子道長而何祥人皆願然天其
或者恭惟某官源源伯喈之學繼繼端明之忠翠竹碧
桐蔚有向來之文物雪山冰谷凜然清出於班行乘風
來自於帝旁把麾出守於江上官梅之動詩興未妨揮
毫王春之度玉墀當不俟駕某承顏雖淺辱愛已深占

夫子七日之交不遠而復上僖公千歲之頌俾壽而昌
賀蔡寺丞年啓

珠星璧月布清臺正朔之新栢酒椒盤詠太府風流之
勝天地交泰池塘生春君子履之福祿萃只恭惟某官
海流學問山立班行二千石之唯良遠出西京循吏之
上十萬戶之受福皆在春風和氣之中載臨道長之辰
敷錫彙征之吉梅邊覓句小吟山意之衝寒花底退朝
行對天顏之有喜某窮居無似餘映焉依注玉傾銀既

未得脩壽觴之敬染雲剪水又不能凋頌語之工

回陳德卿縣尉啓

上方以飛龍而造金榜所求極諫之聞公猶以嬰鱗而
殿鼎科無乃有司之諱知偉度非榮於一第然還家足
慰於兩親恭惟某官士之拔尤文則近古爛其若天孫
之織雲錦彬乎成章清其如騷客之餐菊英苦而有味
賦料揚雄之敵詩過黃初之先人所難能此則餘事一
鼓不勝豈前之慙再舉乃亨非後之巧以孝秀之英而

作尉茲獨曰宜發天人之學以致君則由此起所期者
遠何懟於初某辱在比鄰恭承惠顧知名久矣覲德是
然坐客無擅自笑柴門之冷文書銜袖但驚車轍之臨

代李省幹直卿通長沙帥劉舍人恭父啓

輟畊作吏乃墮在步兵之厨挂笏拜庭將望見舍人之
樣雖文字不盡依劉之惓而仁賢獨無問李之心凄其
千載之逢或者片言之合恭惟某官名蓋當世文高前
脩一武以趨雲霄蔚其耒耜孤忠之貫日月凜不可回

掌制西垣寓直內閣人皆以為公喜公豈以為已榮蓋其所期有不在是以中興未成為大戚以生民尚因為深辜今非無人誰有此意置之於湖山之遠了不聞知倚之以邊疆之寧是則談笑波靜郴江之沸天開衡嶽之雲不惟藩宣之勤實繫社稷之衛要之好手屈此外邦曷若還歸於廟堂坐令整頓於宇縣某場屋百戰權輿一官收飯山清苦之身入糟丘喧卑之地記醉鄉而避世聊復優哉頌酒德以垂名真成強者每顧初心而

自歎猶幸大賢以為歸必有異之於白眼之中未遽隔之於清流之外

謝曾主簿啓

恭承車轍肯顧田廬識異人於山林幽獨之中偶然不後於衆稱弟子於科第光華之始意者其近於期禮有踰於其情世久無於此事恭惟某官氣蓋萬人之表名重大江之西以古自嬉欲超詣聖賢之地于詞橫驚其肯則時俗之文結梅實於桃李之場鬻蠶洗於盆盎之

市孰不莞爾子獨悠然不再戰而有功衆而後定雖五
甲而無愠忠矣何傷但令所立之芳香曷校厥科之高
下

代慶長叔回郭氏親啓

聲氣之求不緣利合婚姻之故所要歲寒既兩家之相
忘則一語之可決伏承某人令似少而汗簡已翻夜誦
之波瀾而某第幾女子教以條桑粗知春服之刀尺羔
雁戾止賤牘輝如敢拜大夫之重勤庶幾君子之偕老

賀陳應求右相啓

恭審登庸正人使宅次輔非難得宰相之位進賢則其
國尊不必問太平之期用公則其效敏天有所待世未
或知恭惟某官續洙泗以後之淵源追唐虞未遠之人
物動容貌以肅天下已皆趨風舉夷夏而置胷中了如
觀火召來兩地亦既三年所挾愈大而合愈難求去者
堅而留者衆深觀其守道之如許不付之大事而其誰
用之小遲是以國人懷不滿之意試之既效然後聖主

有必信之心右席久虛君子是荷宜有遠畧用宏雋功
治道無多止在一正君之妙學敵人易了終將九頓首
於大庭其自知其迂敢速於售抱賈誼積薪之疏空有
狂言哦少陵看鏡之詩真成半老獨恃知己不虛此生
郵傳贊書喜絕流輩

賀陳丞相拜左相啓

恭審陞自揆路宅乃首台惟上相之額面正朝虛焉已
久非天下之鉅人長德膺此者誰厥聲既覃所暨咸聳

恭惟某官喜怒不形於色安危自任於身如太山喬嶽
之靚深無為而人自仰若和風慶雲之氣象不肅而物
已孚登庸有期經濟方懋觀其恢張萬化之意固非鹵
莽一切之圖民亦有言得無委付之未盡上既歷試是
用尊信而愈隆告於大廷陟於左席雖廟堂之維舊而
風采之一新魁柄不分豈復有牽而莫可同列既協猶
曰無助而為何正君在誠拔士宜博民之貧者無富國
將之勝者無敗軍朝廷治而四海從華夏強而百蠻服

古未有改言之似迂置乾坤一擲之中世豈不為之快
然帝王萬全之舉公必有處於斯某頃以狂言最蒙殊
遇乃至延譽於西府相與荐進於嚴宸事有作難退而
靜俟今兩賢合處而並相此其時哉當大鈞所播而不
春信乎命矣

賀虞樞密還朝啓

恭審詔下云屢公歸毋徐當旆旆欲東之初國威已壯
舉關河以北之外敵氣自銷如何四海之重輕止在一

賢之出處恭惟某官所學自得於聖非天不知其忠三
顧隆中此豈有求於斯世一匡天下其來蓋為乎生民
方其敗敵於立談不應今日而未相英蕩萬里星霜九
周惟以身為社稷之依則其心奚遠邇之擇誰為帝之
計者復斯人而謀焉如不欲中興之速成無所事我既
久虛冢席而有待舍之其誰揚於贊書俟以朝夕某惟
古之嗜以拙而窮頃辱取其一編之書欲荐進於九重
之覽許以東南之人物至於傾倒其腹心見則盡歡去

乃太息退而矜國士之遇聞者猶疑雖未拜知己之恩
此已不淺

誠齋集卷五十

謹案卷四十六第五頁前一行踏地無所原本踏
訛躋今改

卷四十七第七頁前四行乃不功而下拜原本功
訛均据別本改

第七頁後七行復許見犀而後行原本許見訛見
許据左傳改

第八頁後一行奉瑄玉於合宮原本合下行宣字
据別本刪

金方月
卷四十八第四頁前二行泉動芸生原本芸訛芝

据月令改

卷四十九第三頁後六行為賦少陵之詩眼未見
有原本脫有字据杜集遭田父泥飲詩增

第四頁後二行詞則油然而幽原本幽訛出据別
本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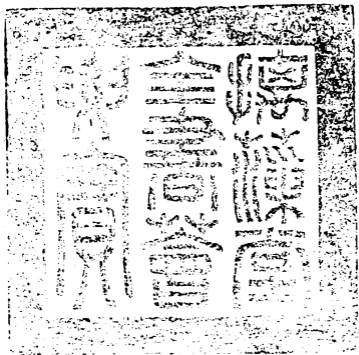
第七頁前五行大新朝野之瞻原本新訛和据秘
笈新書改

第七頁後七行字觀畫替之新原本畫訛書自負
荒涼原本負訛賀並据秘笈新書改

卷五十第七頁後六行而仁賢獨無問李之心原
本李訛學据別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貢生臣張健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誠齋集卷五十一至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二十八

集部

誠齋集卷五十一

宋 楊萬里 撰

賀虞右相啓



恭審祇召自西爰立在右何國人喜極而繼以恨不曰
大用之遲當天下將合而未有形庸非今日之俟言觀
氣象忽見古初恭惟某官凜乎人物之英慨然忠烈之

氣足居首上病惟賈生之能醫兵在胃中敵見范老而
破膽疇昔之役殄殲彼渠於是時而相之則中興之久
矣小人何怨而願其去君子欲留而莫之能上非不知
天則未定萬里灩澦魚龍亦憫其獨勞三入脩門鼎軸
乃得其所付洪鈞一轉乾清坤夷泰階六符芒寒色正
國患無人而非無治賢有不用而無不能既登我公夫
復奚慮發丹衷不盡之挾茲獨非其時乎了紫巖未為
之勲更於誰而責者儒效豈細休期鼎來某其立既孤

宜疎於合頃以民望之所在見而無求敢云廟堂之辱
知愧焉不淺取其猖狂之末議謂可荐進於公朝事無
必成勢若有待茲聳聞於顯拜悵莫與於賀賓今孰非
相國之人惟我所用而況於門下之士當憂其遺

與湖南漕黃仲秉給事啓

伏以士何必知己之多惟愈寡而後貴古所謂會心之
契不待見而已乎況門間半面之未忘辱坐上千人之
小異眷焉非淺舍是安歸恭惟某官岷嶓之英洙泗之

嫡夜讐天祿茲不曰異時將相之儲夕拜鎖闥久無此
正人封駁之手蓋雲霄之已逼奚原隰之載驅豈其深
言之不容抑亦孤立而莫助令兮君子遑恤位隆而道
汙凜然我公政緣身退而名進加惠鰥寡覓句湖山信
此樂之未央於外物其何有天方欲治又將聚善類而
有為上知其忠不應舉大政而它付某學無適用人不
謂才有取其六太息之書荐延其迹竟復以七不堪之
癖聞罷而行所幸西府之後陳得叅重客之末至寵以

半語云識子於文字之間懷哉此恩非知心於肝膈之上徑馳病身歸倚之意敢作流俗暄涼之言自分雲昇而泥潛已如霜降而水落豈競於利猶僥於求惟不出大賢之門乃所甚戚儻或在可教之域其忍弗收

與洪帥吳明可啓

伏以提孤身而進門下將何從而信之恃我公之如古人蓋有望而來者不然以縣令之賤而仰望大帥之光以言自鳴於分則僭非曠度脫拘攣之表敢盡情寫歸

倚之誠恭惟某官其清有延陵之風所至若河南之治
繭紙所恃綈袍之私

回蘇縣尉啓

老困簿書無復夢太玄之草新從寮案不謂見穎濱之
孫未瞻故家眉宇之有光已覩長牋翰墨之是侶恭惟
某官閎高一代才繼三君胸中策謀凜有權書衡論之
蘊筆下詞采猶存黃樓赤壁之風不應作尉之酸寒亦
肯折腰而淹泊聲實不掩紳綬已孚豈朝夕之久如即

荐召之至止欲脩敬而未果竟賜言之先施

知奉新縣到任謝虞右相啓

帶經一丘誰其貧病之或恤得地百里敢曰徧小而不
為以二相遣之而姑來故黎民見之而差敬責苟云塞
功奚足言伏念某涉世作癡信書成誤頗叅諸老之杖
屨守其所聞備嘗仕塗之濤瀾聽其自靖頃緣下客之
末墮在薦書之中一日虛名旁流四海半生孤憤上徹
九閭忽忘其愚凜欲自試夫何東南之二士召見於君

皆為滕薛之大夫而況於我罷歸天只流落安之自分
遂收其聲光從此永遯於江海茲逢衆正復聚本朝但
欣同類之先登未覺孤蹤之猶棄曹與衛偕命而偕復
援例敢乎凡與楚曰亡而曰存置論已矣蓋春風不能
泮陰崖之雪而膏雨亦難使枯木之芽非主人之不憐
實吾道之將廢立於侍從論思之地蓋十餘年間其人
物宗派之間纔一二老望之若怯而諫甚勇名之既重
而國不輕立朝至今未正其拜更枉盛名之下來牧大

江之西落霞孤鶩之辭照映翼軫春生秋殺之政彈壓
湖山取回前輩之光芒曾有今日之奇偉百城甚樂其
能解愛君之深憂衆正方亨肯或令舊德之久外起以
端揆何必崇朝坐令八區之民復見三代之治某於時
莫售其病在迂墮在作邑湯火之中未知脫身罪戾之
處催科撫字若為並行而兩全燈火簡編將遂絕交於
千載所幸微蹤之託乃得至仁之歸教之以其所未能
端復師承之望庇之以其所不及茲謂父兄之賢

與吳叅議啓

伏以同登紫巖之門至今十年其如夢還望西山之爽
豈曰再見之非天自憐江湖雲月之身墮在米鹽湯火
之地不有知舊於何據依恭惟某官超然光風霽月之
標粹乎東序清廟之器辭章甚古要是文人之雄談笑
不勞足了天下之事一登刪潤之要地屢遷參贊於价
藩聽履而上星辰知衣鉢之未遠回首而班鷁鷺即公
侯之復初某憂患頻年形影獨笑不圖流落之末路乃

遇愛忘之已知踏凍衝泥未辭芒屨之濕煖湯剪紙此
皆薄命之由惟是新吳之邑密邇山林之居士多能文
民亦簡訟儻無兵革得免催科之繹騷或遇豐穰庶幾
盜斂之衰止足安迂拙苟活老窮茲益伏遇某官天下
之安危寄諸身捆外之操縱在其手氣鍾舊國綽有東
坡紫巖之風人仰英名坐期慶厯元祐之治顧盼攸暨
孤陋有輝乃若不才以在所譽某敢不心乎撫字老矣
塵埃非不知吾君吾相之難逢其如奇蹇所願與老農

老圃而欣詠仰答昇平

知奉新縣到任謝吳帥啓

伏以地尊洪府見於三王序賦之文邑有新吳尚存二
蘇服食之迹夫何儒紱亦畀男邦延見遺老之初無以
藉手為言大師之意教以愛民靡不歡忻至於呼舞伏
念某才不逮志學無近功以虛名自悞其半生困窮坐
此知治道不在於高論習氣柰何今之處士皆以濟世
而自期試之宦途即為治邑而不敢小猶如許大亦可

知非逢天下之通才孰起書生之廢疾不圖末路乃始
得師訓之以無政則無財本乎孟氏之旨啓之以不威
則不惠契乎孔明之言坐令狐疑渙若冰釋茲蓋伏遇
某官心潛百聖之妙才得四科之全言皆可行恥為畫
地之餅上方夙寤急此濟川之舟不應一路之民允借
二天之庇自惟幸會得在走趨某敢不佩金玉之音憂
民社之寄才疎意廣縱不能了官事於笑談政拙心勞
猶足以報知己之恩遇

謝吳帥舉陞陟啓

鳴十室之絃正復犯其所短寵一字之褒何忽被於此
榮莫知紹介之從或者聽聞之誤如某者技能奚有迂
拙不勝亦知捨己而從時進而云獲又念所學之何事
退而益慙自量為邑之不堪其如立法之難避字民則
必廢其職辨職則必厲其民恍若失船之人茫無問津
之地一逢師匠屢侍話言雖金聲玉振之聞服之無數
然朽木糞牆之稟頑不可鑄既竭戴星之勞增慨捕風

之效辱全安而多矣望薦進以敢哉不謂需頭之章驟
驚頓首之拜至蒙所譽尤過其情幼而業文竟非典麗
之體疎於聞政烏得詳明之稱茲益伏遇某官察見秋
毫而為容愛如冬日而有別致身法從猶恐寒士山林
之遺挂名荐書皆入異時鈞陶之造未應淺陋亦預激
揚某敢不無迷厥初更鞭其後豈曰富貴而圖報斯為
感恩庶幾名誼之不瑕罔玷知已

賀龔實之運使啓

恭審召從帥藩就拜計相六月初吉方深旱而望雨之
勤二天所開頓有穆如清風之喜不但轉輸之恃坐令
凋瘵之蘇恭惟某官大節凜乎冰霜孤忠動乎金石當
其在天子爭臣之列蹇然追慶歷諫官之名補虞舜之
裳用線深藏於五色解陽城之褐裂麻無待於七年方
羣儉之有驕時萬目其相視士之勅者大半掃門摩足
之莫遑公獨擊之猶曰排山倒海而不置卓哉奇偉之
舉絕乎古今之時惟難而後見其賢非退何以增其望

織天孫之雲錦既一新嶺表之文風賦秋水之落霞又
復見洪都之勝事正未妨江海之興夫豈嘗中外之知
其如天人之心屬以平治之責蓋將迫之而不釋曷云
辭之而或容某自信其狂愈寡於過流涕太息之疏雖
畧施行不才多病之詩竟成疎棄退而三逕之未具進
則四顧之疇依強為一來聊復百里民亦愁止驚水旱
於旬月之間官獨柰何問錢穀於星火之頃顧初心而
自忤脫世網以奚從忽聞日邊之除書臨遣天下之正

士是將收拾於氣類靡不兼容自幸遭逢於仁賢從此有託

與荆南劉帥恭父啓

望三光五嶽之氣無日不仰於緒風隔千巖萬壑之雲
此意獨馳於清夢亦知寓書莫如於覲面然非脩辭何
足以寫心未審中台之餘輝能照微悰之或否恭惟某
官孤忠貫乎霜日百蠻震於威名當其立朝社稷豈徒
於九鼎及其乘塞金湯不在於長城頃登樞廷頓起國

勢使朝夕謀謨於廊廟則笑談整頓於乾坤惟其持方而入圓是以易間而難合初來洪府覺西山爽氣之逾清旋領荊州喜赤壁風流之未遠將尅復神州之是恃何卧護北門之足云登庸之期跬步而近某迂無所用老復奚為題慈恩之名要自是門生一人之數受新吳之邑獨後於屬吏半年之間尚憶拜公於道林岳麓之時頗辱借譽於波濤雲霧之句雖前古所謂之知己未必有之故半生不恨於無遭得此足矣向者居中而未

嘗密令茲在外而不敢疎此豈緣勢利而相求庶幾蒙
肝胆之洞視其為歸倚未究敷陳

與鄭惠叔簽判啓

幕府粹清不妨尋東湖西山之勝江城疎遠未應居石
渠天祿之英或謂其羈離而愁思夫豈緣中外而欣厭
恭惟某官以海內寡二之學收天下第一之科舉首子
大夫之中是今日之董相誦言諸宦寺之輩乃登第之
劉蕡奏篇一傳紙價十倍何上意驟用而不可猶舊章

相襲之或拘翩然斜飛來此外補民豈無瘼正恐非在
位之敢陳公於是時力行其所言而孰禦必能條白以
次罷行上裨仁賢之主人下慰歡呼之父老六月之息
鵬背未必云然十年而到鳳池故應無晚某自知其拙
世指其狂少也勃乎欲徑造古人之處今而老矣聊坐
觀半世之非周章折腰瑟縮掣肘宦情寂歷冷於楓落
之江歸夢紛紜空遶菊荒之逕敢圖貧病之末路焉依
陰映之餘光

賀龔帥正言冬啓

伏以天喜大帥之開府日華增一線之長公有和氣以
破寒雲物紀屢書之瑞鼎來諸福鍾美厥躬恭惟某官
立朝風生厲操玉立排小人於不用之地陰積於冬扶
正道於將墜之時陽生於子幾年江海一節冰霜又逢
來復於韋編之爻即見處中於太玄之首某棄於為邑
隔此拜庭望北斗五雲之星遙瞻台曜哦西嶺千秋之
雪仰頌壽祺

除國子博士謝虞丞相啓

上有恩言許解南邦之役生無朝蹟驟為國子之師出
諸金布之塵埃覲以誦弦之文物一陶厚矣再拜嬰然
伏念某命與仇謀老將疾至垂獨釣於冰井是將何求
駕雙輪於羊腸乃以望進既未能以此而易彼又何病
將方而入圜環顧此生渺無所立落月滿梁而不寐山
鬼吹燈而莫驚搔首著書頗欲為千載之計折腰作吏
長恐寒三逕之盟淒其歸心已焉榮望忽郵傳於細札

俾教胄於成均起高士於鷗鷺之羣近時已寡擢俗吏
於山水之縣此事久無茲蓋伏遇某官身為太平之基
首出中興之相盡發其七六經之學以幹萬微將恢此
一四海之功乃兼羣策惟是門下之賤士倍費化工之
密庸蓋數年傾倒以竒其人乃一日甄冶而有其決某
敢不勉耘其業無負所知士自有吾相以為之師如周
公者愚當與諸生而激於義獨何蕃歟

朝陵與方帥務德啓

帝命攸司往省昭陵之松柏星言載路是經越境之山
川側聞方伯連帥之賢實維簪筆持橐之舊借曰駿奔
而靡盬亦將叅拜而後歸恭惟某官繁劇則見其才老
成而邵於德守河東股肱之郡殆且過之立春風玉笋
之班或云晚爾其退甚勇厥聲益高沛然堯言寄以禹
會令既脩於庭戶人自得於耕桑雨自葉以流根河及
京而蒙潤弱翁治狀蓋已深知次公長材行且賜召某
不圖於役得見斯人無因至前故應無按劍之悔不言

失子其敢虛攜手之逢

賀龔參政啓

疇咨正人參秉大政惟天佑於有宋將開平治之期惟
后非其我公不在弼諧之選罔曰一賢之寡已底萬邦
之孚恭惟某官表粹而裏之剛人今而道之古所立卓
爾皆詩書未作之傳舉而措之非秦漢已還之業頃在
諫省人謂冰霜及臨帥蕃民稱父母觀者異視吾惟一
初然抗疏宸居排羣小於不用之處而救荒江介活百

城於既死之時雖云緒餘獨不雋偉人望欲逃而莫可
上心既用而乃驩將階兩地之嚴遂冠三能之極抑天
下無難療之病惟藥者有宜先之方儻苦口之貯儲則
元氣之充實此執事平生之所挾豈今日得時而不為
某舊供走趨雅辱知遇歸歟空谷方鋤三徑之荒仰止
慶霄忽覺五雲之遠

誠齋集卷五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二十九

集部

誠齋集卷五十二

宋 楊萬里 撰

啓

賀王同知啓

陞從西府進貳北樞名重而威自伸夷狄想聞其風采
賢用而天以喜斗極亦為之光華恭惟某官道得洙泗
之傳人如唐虞之盛觀襲六為七之作文不在茲啟咸

五登三之隆天其或者閱平生之流坎凜孤操之冰霜
獨當夙夜基命之司備殫朝夕納誨之益遂從有著爰
陟同寅借箸以籌於前小遲遐舉肖築而置諸左未必
淹辰某雅蒙眷知自笑竒蹇卧漳濱而引疾亦既有年
以泰山而易田莫知奚自惟是失優而得劇所謂未安
而既危豈敢作夢於尺五之天乃復薄命於斗升之水
姑俟戍期之及尚圖祠祿之干東望側身有四愁而莫
致南飛繞樹徒三匝以無依

回王敷文民瞻定親啓

賢者有後仰玉樹之森然儒冠多貧顧席門而陋甚云
何猶子之二女得配執事之兩孫伏承某人第一令孫
乃吾家忠襄之甥生而獨秀而某姪子第五女孫為詩
人瀘溪之婦媿其非宜發幣載欣揮毫莫敘

謝周待制侍講舉自代啓

拜辱需頭之章踐脩稽首之遜曩者單進誤蒙授別於
友朋歸歟潛深敢希推擇於鄉里此舉創見古風言還

至於孝謹廉方之稱經術藝文之懿一之謂甚四者難
并以門下平生許可之不輕乃筆端一旦推揚而無愛
或榮所被自省則慚翼翼有懷詹詹未既

答吉州余倅啓

風巾霧屨方卜鄰鷗鷺之羣玉句金章忽拜賜雲霞之
牘如何三逕之寒陋乃辱貳車之寵光恭惟某官人品
今代之英典刑前輩之烈有若歐陽詹之文行再秀全
閩豈使余襄公之功名獨高吾宋偶公朝之重外借賢

業於治中風月平分不妨覓詞人之好句雲霄已逼即
看綴香案之近班某老矣無堪歸與自屏所願托青天
之庇不勝望紫氣之來蒙投分以先之愧脩敬之後矣

賀吉州守王穉川年節啓

臚前梅蘂香浮蓮幕之光風勝裏金花寒映椒盤之嘉
頌占履端於天序介盛福於邦君恭惟某官仁行如春
名起若日紫山白水小吟冰雪之章金掌玉墀即綴鵷
鷺之列某遁身漁釣遠迹門牆耿然寸心之載馳寓諸

尺素之善禱

荅常州守陳時中交代啓

仰豸冠之執法昔嘗受察於一臺煎鱗角以續絃今乃
合符於三輔初謂戍期之差遠或容書札之姑徐忽贈
言以先之愧脩敬之後矣恭惟某官正心脩身之學開
物成務之才形諸藝文益玉振金聲之餘響羅以科目
似鸞翔鳳翥之俯從欽法守於憲綱凜風生於表著職
雖在於去惡心實存於愛賢故排小人如排邪陰然護

善類若護元氣左右國是慘舒朝端至今未衰繫誰之
力二年於外談者不以為宜一節以趨天乎將大其用
某抱虛無挾投老盍歸迺初心竊祿於遐陬不自意改
轅於近郡代大匠之斲甚憂其傷告令尹之新必有其
政

荅常州李倅啓

放公幹漳濱之卧痾心知其拙易獨孤常州之舊治人
豈曰宜所賴分風月之仁賢乃是同草木之氣類庶乎

知免幸矣何多恭惟某官敬簡而居其全剛毅而養以
晦嚴霜烈日之節凜然先正之無朋故國喬木之臣蔚
若象賢之有繼文獻挺挺典刑存存借未登卿月金掌
之班亦合在春風玉笋之綴乃乘貳廣同理輔藩帝方
有開宇宙之心洒濯斯世公久懷貫日月之氣蘊蓄於
中祇召不遐顯用可必某抱虛無挾投老盍歸乃初心
竊祿於遐陬不自意改轅於近郡負乘其小人之事夙
夜自危同列得君子之僚細大必請

荅常州趙添倅啓

折梅而逢驛使未辦一行之書呼童而烹鯉魚先被尺
素之贈風月平等不必更分雲天清明行且快觀敢脩
不腆之敬以結平生之驩恭惟某官重瞳苗裔之英隆
準子孫之秀涵今茹古陵三軍於文士之雄飲水嚼冰
爭一槩於寒儒之苦自足有立不緣其先頃者南風之
政聲實居江右之最狀惟其盡辭不正之俸是以能鋤
莫拔之奸能令諸公爭出薦口何下乘於貳廣來共理

於輔藩祇召不遐顯用可必某抱虛無挾投老盍歸乃
初心竊祿於遐陬不自意改轅於近郡惟時同列繫我
故人斲鼻端之壘顧雖慙於妙質縮袖間之手亦豈望
於交情

與吉州朱守啓

一麾出守千騎東來入奏自天帝嘉其忠信慈惠之長
班春有日民已無歎息愁恨之聲恭惟某官有德以養
其才以學而發於政少而似舅與聞取河北之謀晚乃

作州誰知經天下之志柳江種柳衡岳謁衡稽其所臨
皆有可述眷乃吾郡雄於上流江山清斯人物茂止世
傳東坡送客之句連百萬艘公有西漢循吏之風良二
千石政恐朝夕即歸禁嚴某違離末光倏忽幾歲詩狂
酒聖豈復平生欸集之歡夜夢晝思如見向來談笑之
狀不圖桑梓乃屈珪符夫何故人之鼎來又逢賤子之
行役所願邂逅洗此鬱陶心則有懷言焉未究

與蔣丞相啓

輔郡去天辱在近長安之地高門拂日則有大丞相之
居昔嘗九頓首於下風今乃一交臂而親炙奏假茵憑
之記震於喜懼之懷恭惟某官妙學察乎淵泉大忠塞
乎健順孔以是傳之孟全所付於斯文虞以下迄於周
未有盛於吾相貴極上台而年尚少名滿薄海而貌若
無流俗載歎其何傷於日月皇明有覺是以有於袞衣
即還奮熙再播化育某頃以客見頗蒙心期惟雲泥之
益懸故影響之遂隔自收朝蹟老棄諸侯猶幸是邦之

仁賢乃逢平昔之知舊子夏問政不寧求赦小過之規
仲尼燕居所願聞集大成之秘

回呂秀州啓

黃帽青鞋方小泊吳松之艇金章玉句忽鼎來檣李之
邦三讀故人之書辭重拜善隣之信睦恭惟某官異材
而養以晦達學而溯其源實大聲闕鍾懸千石之簾芒
寒色正天垂五緯之星頃檢押於樞機屢咨諏於原隰
物迎之而双解事觸之而風生上有意於召歸詔斯人

而自近聽華亭之鶴不妨山水之徜徉聞省樹之雞即
侍禁嚴之清切某自收朝蹟老棄諸侯大庇焉依知唇
亡之必免報章極陋慚舌在以奚為

常州到任謝執政啓

一麾出守初引疾於清漳再命茲恭忽考功於馮翊欣
去天之無遠感易地之有從伏念某乃心山林漫仕州
縣頃緣諸老頗悅其狷者之風上達四聰偶墮在勝流
之數拔乎靡密米鹽之列寘彼寒空鴛鴦之班顧患在

於好脩乃忽忘其賈禍又復妄發不勝汲黯之狂非所
宜言坐正漢家之法微公朝之寬大豈孤迹之全安載
言將母之歸有獲拜州之請既違拱北自分落南有命
自天對越十行之寵舉頭見日恍兮三輔之還謂播物
之不私奚窮人之及此茲蓋伏遇某官道隆開闢忠貫
昭回舉五三六經之微言盡發揮於當世書二十四考
之丕績將遠過於古人旁招逸遺布列中外夫何近郡
輕畀非才某敢不策其鈍頑繼以夙夜仰惟美意豈詭

其俗吏健決之能借曰無功猶守其腐儒撫字之說

賀范至能叅政啓

恭審對越冊書置諸丞弼自初元以至於今日知政幾
二十人求天下之所謂正臣如公纔一二輩嘉與方夏
遙觀隆平恭惟某官心潛百聖之又玄身載兩儀而不
重屹立四垣之大節聞者膽寒盡護全蜀之中權凜如
虎卧君側之所以頓肅戎心之所以弗生倬彼厥功誰
歟之力繫小試之若爾則大用之斯何茲四近之延登

舉萬物而奮豫昔孔孟挾經世之具老於道途至房杜
亦得君之專窮於禮樂惟道與位有乖無逢淒其苦心
言之太息今以君子之有韞乃惟聖主之與遭此而不
為其又奚俟即超虛左之拜永處中正之崇某為貧所
驅懷歸不勇惟半生誠服之知己不在我公豈自意身
墮於鴻鈞無復餘恨翦焉頌語贅諸涓人欣驩惟深揆
序罔究

賀陳丞相判建康啓

疇咨上宰居守陪京一相揭日月之光俯江淮而下燭
萬乘分旌旗之半俾中外之聳觀恭惟某官至學潛天
孤忠貫日惟其凝然之風度歷萬變而不搖是故坐之
於廟堂則四海之自治既道大而難合乃身退而愈高
嘯歌古人漁釣丘壑閱諸公之衮衮次第星稀獨一老
之堂堂崔嵬山立帝欲起之以自近公雖辭焉而可逃
赤舄來朝儼二童而及馬蒼生相賀幸兩鬢之未霜亦
奚不留以荅斯望其如管籥無易耆英保釐東郊如畢

公卧護北門如裴度暫大金陵之燾即青王氏之璫某
違離門牆荏苒歲月不自意其末路得再見於下風意
豁神傾視疇昔而彌厚頭輕目朗覺病身之頓蘇開府
維新賀厦敢後永言善頌式寄所宣

上趙丞相啓

萬物播於大鈞不越一陶之外百穀仰夫膏雨誰非三
沐之餘矧惟控地之卑已絕戾天之望所求福矣有謁
可乎伏念某行身多憂嗜學寡要彫一生之肝肺老而

未休爭百世之聲名得之奚益寸心霜降而水落萬事
雲凝而風休立朝幾何甚矣其顛補外再易惴焉遑寧
奪諸漳濱清涼之鄉墮在延陵煎急之地罷於奔命哀
此勞人惟茲作吏及瓜之期近在嗣歲昌歎之節亦思
黽勉以汜終更眷乃室家歷十旬而嬰疾稟諸聖善迫
八秩以懷歸念既動而莫收居之安而作否承板輿之
意秋風豈為於鱸魚困仕塗之艱夜月孰憐於烏鵲不
有君子其將疇依恭惟某官以雪山玉壘之英人物千

載集紫巖雍國之望文武兼資知天道復旦而重光相
吾君振策而御宇當國近爾其聲藹然傾東海以洗乾
坤挽天河而淨兵甲推挽鉅宋濟登丕平某幸逢筆端
膚寸之新敢陳胷中磊砢之蘊願垂惻若俾脫屯如或
畀廬陵近舍之麾不然間館祝釐之吏埜馬也塵埃也
一聽造化之氤氲鼠肝乎蟲臂乎咸在肖翹之長育懇
款既極鋪張未詳

誠齋集卷五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三十

集部

誠齋集卷五十三

宋 楊萬里 撰

啓

新除廣東提舉謝丞相啓

帝賚璽書從天而下恩頒玉節遵海而南疏榮祗荷於九重密啓端由于一相頓首幸甚自視猷然伏念某無挾而遷何恃而進入陪鵷鷺徒竊食於大官出玷珪符

媿奉法之循吏亦千慮之既竭曾萬分之何裨乃眷延陵原為甸服民惟既庶事亦滋豐善政之得民財安知錢穀源流之處飾厨而稱使客長在齒舌風波之中曾治行之蔑如問戍期而近止屬緣盡室之番病重以慈親之懷歸控于秉鈞請從置散天高日遠將何路以叫閭雷厲風飛不崇朝而出綍釋茲治劇詭以觀風衣繡而歸故鄉庭闈驩喜出關而稱使者道路光華非播物之無垠寧始願之及此茲蓋伏遇某官學潛三極忠貫

兩儀江漢炳靈豈相如子雲之足數天地交泰蓋築岩
釣渭之復生旁招羣材緝熙萬物翦焉孤陋遐不數遺
某敢不飲冰在躬嚙雪勵操要令五嶺萬里之外凋瘵
其蘇如在二陝三輔之間詔條無壅過此以往未知所
裁

定羅氏親啓

百歲論交久忘年于鄰曲兩家生子復託契于婚姻夫
何聲氣之相求蓋緣草木之同味某人令弟某人第二

小娘子幼而自異已傳柳絮之吟而某姪子某第四子
某生未有知殊媿蘭芽之茁惟是斷金之舊願言倚玉
之新發幣非然別牋敬止

答羅氏定親啟

兩家居五里之間相聞鷄犬一日結百世之好如鼓瑟
琴羔雁交馳著龜習吉某人令弟某第幾令似娟好靜
秀已如玉雪之可憐某姪子某長男某房下長女子婉
婉聽從庶幾蘋蓼之言采委幣甚寵拜嘉有華

廣東提舉到任謝趙丞相啓

假守延陵見謂催科之拙觀風南粵又叨禮樂之華戴
恩不貲圖報無所伏念某捐而自信愚且不移幼癖于
書欲策勛翰墨文章之錄長隨于牒亦載贅功名事業
之塗馬不進以柰何鳥倦飛而知止頃邂逅於風雲之
會欲奮發於鵷鷺之班方遇事而直前已誤身而取敗
一麾江海頗念求安三輔浩穰更令治劇終夕五起二
年百憂如漢詔厨傳過客之旁長恐笞罵之不免若唐

人燕寢凝香之樂雖或夢寐而亦無荷播物之見恫未
及瓜而脫去駕言將母迂道還家黃獨無苗方絕嘆木
柄長鑱之雪綠簑細雨政獨釣桃花流水之魚詢彼乘
輶之期尚在嗣歲之臈不堪留渴而湏井忽焉有命以
自天奉使而為諫大夫曾何待次露肘而見聖天子仍
免將朝曲為之私不謁而獲茲益伏遇大丞相潛心貫
一致主登三位極六符之太階容光必照身作萬間之
廣厦寒士俱懽曾是羈孤載沾化育某敢不潔己律身

齊心勤民攬轡而思澄清革嶺海奸貪之習褰帷而問
風俗布朝廷寬大之書過此以還罔知所措

賀葛正言啓

恭審顧俊廣廷拾遺諫省古者所以責難於丕后非舜
不陳今代豈無敢言之正人如尊乃勇聞者興起躍如
欣驩恭惟某官論議通乎古今名實孚於上下以星翻
漢回之光采作新斯文以山高水深之風流照應當世
諏儒先于三館俾廷爭于四驄方聖天子從諫如流之

秋曷嘗罪夫言者惟諫大夫憂國若渴之志可曰無其
時哉扶皇極于將微護善類于既弱倘元氣無不實之
處則外敵亦何強之云既冠上坡用懌寰海某少而自
好晚乃早衰誦鵠經鷄檄之聯十年于此想龍章鳳姿
之偉一覲何從喜頌惟深敷言未究

賀黃侍御啓

恭審皇咨上坡位事橫榻屬者進格君心之論九重亦
為之回天移而為糾官邪之司羣枉自然而見覲此非

平日之素焉得崇朝之孚恭惟某官以海內寡二之文
辭收天下第一之科目彼於權門炙手可熱之日竭蹶
而趨及聞高賢掉臂不顧之風其顙有泚逮公道之既
白知寸心之獨丹廷爭未幾臺端益峻士有攸挾恨無
所施靜而觀流涕太息之書孰不以古人而自許起而
當君子小人之會其無負所學者幾希今聖主既求惟
木之繩在執事必為赴壑之水即疇孤立之操遂登獨
坐之崇某自分摧隤何辭漂泊瞻烏栢府晚乃依成蔭

之餘振鷺柳溝夢不到來行之舊不勝善頌未究所宣
通問廣西漕梁次張寺丞啓

問李絳之同年早自附英游之下走與衛侯而偕命晚
乃分臨遣之末光誦玉壺春光飲別之詩覽梅嶺夜半
逃禪之句憶平生故人之歡若遣一介行李而候之恭
惟某官議論諸老之先人物千載之上懷連城而佩明
月至寶不凋餐秋菊而紉春蘭清暉自遠蓋貯之以玉
堂而未決乃頒之以金節而斯何善類憮然遠民幸甚

持使者之繡斧已聳搖山之風織天孫之錦裳即煩揮
翰之手某童而怪怪老矣休休誦北山之移文長慙夜
鶴之見怨登東臯而舒嘯自憐倦鳥而獨飛

回向梧州開叔啓

仰止薌林之喬木今秀一枝靄然蒼梧之暮雲墮來雙
鯉呼長鬚而近止搔短髮而問焉恭惟某官文雅追乎
前修聲光超乎當代昔先正以名相之勛德若引星辰
惟執事有故家之典刑如生蘭玉尚屈雲天之翼小留

江海之麾既治行之上聞即召音之旋至某夙聞高誼
幸邇寶鄰每從事諸公之間皆劇談盛名之下觀鸞飄
鳳泊之古隸長想其人得日光玉潔之瓌詞似見其面
聊報不腆善頌何窮

賀周子充參政啓

恭審疇咨儒英參秉機政欲治者無多術不過用天下
正人之宗選衆而得我公豈復有國人遺恨之處善類
訢合隆平紹開恭惟某官道得函三之原文傳襲六之

統湛然厚德宏度之凝遠孰知有百鍊之至剛萃乎孤
忠直節之高寒中乃備四時之和氣當衆正綴旒之日
倚一賢砥柱之功于今延登或謂臯緩抑嘗歷選乎賢
聖未始輕試于進為顧其道顯晦之如何豈其身淹速
之是計故莘渭布衣而涉三事莫之或誹若夷夔終身
而效一官則又誰怨季世寢薄古風不歸至于一游說
之間便萌取卿相之意豈有平日不為當世之所許乃
欲任人之事權彼其初心惟以無位而為憂不思既得

之愧忤今執事致身于台斗而曠懷寄夢于江湖半生
兩禁之徘徊五載六官之濡滯逮其望磅礴鬱積而極
其盛維嶽峻天舉斯民咨嗟歎息而屈其淹如防制水
上心雪釋渙號雷行酌彼公言置諸近弼然後談者罔
不翕如喜哉吾道之亨昌曰歲時之晚即奮熙于端揆
用膏飫于羣心某老矣倦飛已焉榮望益伏樞久忘于
千里獨巢林尚戀于一枝曩者或人之得醯乞諸鄰而
後獲繼今為母而請粟與之釜以何難此其欣欣之獨

私豈與悠悠者為比不勝禱喜固究誦言

荅吉水知縣蕭擇可啓

屬者鵷行得從大阮竹木之勝暇而燕語每傳小謝春
艸之吟想其賢固一世之未多問其室乃兩州之孔邇
帝遣就子男之國公聿來父母之邦亦嘗一再以致書
忽貽四六之妙斲咀華蔚若拜賜躍如恭惟某官以槐
庭八葉之英取桂林一枝之秀粹乎名章俊語之蓱維
玉及瑤投之盤根錯節之間非斤則斧欲便潘輿之奉

聊從茂宰之除側聽魯山爲予之歌足追武城莞爾之
喜卽表章于寵異遂翔集于禁嚴某倦游落南夢寐還
舍今創見忠信慈惠之明府照臨故鄉獨莫隨耕桑隴
畝之野人鼓舞佳政其爲欣賀未究播敷

賀王僑卿運使啓

恭審消選休成佩服印組饒餽不絕已聞冰解漕下之
稱父老縱觀皆有財阜風薰之樂建臺肇允成厦載欣
恭惟某官探道極先立言覺後雖及往牛解閱十九年

而若新然地負海涵容數百人而何止頃以丞承司直
之重俯試中丞平準之書今從臬司即拜計相仰南斗
文星之緯已三徙于芒寒侍北天玉几之尊竚一超而
直入某歸仁在宇遠跡序賓請言代匠之承承豈云託
契之淺淺哦豫章小草之句願相倚于平生視宣子嘉
木之陰顧敢忘于封殖喜頌九折數言萬分

荅廣西梁漕啓

奉使無狀蔑聞中率之稱有命自天更許爰書之寄繫

欲宣朝廷去殺之德意抑亦答知舊吹生之惠心真毀
瓦以言功類暴厓而祈雨忸怩而已抒謝惕然敬惟年
丈博哉之仁輔以聖賢淵乎之學言漢九事而八為律
邁主父之明謨知秦十失而一尚存有溫舒之鯁論推
向來代為諸老之對為今日責善朋友之書舉惠文而
相規請事斯語問刑鼎而宜荅其敢飾非佩服于心條
陳莫狀

除直秘閣謝宰相啓

既祥堊室永平風樹之悲寓直石渠忽被絲綸之渥控
辭不獲震兢載深伏念某丘園槁人書策漫士其出也
馬不進而非後其處也鳥倦飛而知還頃將繡指以落
南偶殄綠林而逐北上焉天威廟筭之是奉下焉帥臣
將士之服勤因人而成何力之有孰謂戰多之僭冒膺
儒館之除置蘭綺于蓬山雜僕姑于芸閣下筆而妙言
語我無能焉上車而問寒溫技止此爾茲蓋伏遇大丞
相文武為憲精神折衝逖彼蹄林尚不逃于借箸蠢茲

荷澤顧何辱于爬梳睠顏行之微勞亦功令之並錄某
敢不仰慙坯冶俯策罷駕旅力既愆雖乏適時之用桑
榆非晚益堅報國之忠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除吏部郎官謝宰相啓

湖海十年分絕修門之夢雲天一札忽添省戶之除孰
云處士之星復近長安之日伏念某老當益嬾病使蚤
衰落葉空山晝拾狙公之橡栗寒江釣雪花隨聲叟之
苓箬自知甚明無所可用方攬牛衣而袁卧驚聞騶谷

之馮招蓬門始開山客相慶載命呂安之駕旋彈貢禹
之冠搔白首以重來問青綾之無恙玄都之桃千樹花
復蕩然金城之柳十圍木猶如此慨其顧影于朝蹟從
此寄身于化工此蓋伏遇大丞相舜使是君稷思由已
謂郎官上應于列宿任惟其人而宰相下遂于物宜器
非求舊眷前魚而罔棄使去鶴之復歸某敢不乃心銓
衡所職夙夜豈惟春選守光庭之聖書倘或秋毫贊山
公之啓事

賀皇孫郡王冬節啓

史筆登書瞻宮雲之有爛土圭測日映邸雪以初長宜
帝祉之鼎來錫天支而有羨恭惟皇孫節使郡王繼承
漢緒濬哲湯孫三世親郊紹開千歲之統六親嘉慶奉
上萬年之觴某叨侍儲闈密依德宇願謹天氣嚴凝之
令永符曾孫壽考之詩

誠齋集卷五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六百三十一

集部

誠齋集卷五十四

宋 楊萬里 撰

啓

賀皇孫郡王年節啓

頌椒上日遙觀七葉之華奉玉慈宮式介萬年之壽開
必先而有衍昌厥後以無疆恭惟皇孫節使郡王茂質
蘭芬芳猷玉振九重春色繚漢殿以一新三世彩衣慶

堯年之八秩曾孫來止福祿攸同某辱在儲寮仰逢邦
慶允極欣欣之喜莫陳翼翼之思

回談提舉啓

白髮千莖老思故友梅花萬里難得一枝夫何漢水之
錦鱗遠寄蒼梧之雲物慨其嘆矣欲徃從之載惟南溟
搏扶之池未遠中州清淑之氣山有龍目離支之寶水
有夜光明月之珍蓋地產不足以當其奇故人物間出
而蔚其傑曲江振開元天寶之烈荆襄起嘉佑慶厯之

名今茲復見于一賢吾亦何畏于二老文則甚古凜有
柳州雅健之風用雖未宏已著韓子精荒之解眷乃作
賦之筴壞于言利之臣粵之東西病及上下帝擇儒者
福彼遐昨謂宜毋我以酌民言開其敢議不必避礙以
合上意幸其樂聞惟不計俗吏速化之勲自能得斯民
樂利之實辱在末契願裨下風

賀皇孫郡王冬節啓

緯協珠囊占五星之同軌時和玉燭吹六琯之飛灰穀

旦維新闕休紹至恭惟皇孫節使郡王生而宣哲學以
明誠日月就將上動三宮之喜春秋鼎盛下開萬嗣之
祥哀對昭時導迎純嘏某叨塵儲隸得望容暉方天地
閉藏之時所先安性則壽富康寧之福予以延年

賀皇孫平陽郡王年節啓

節在椒盤慶集頌花之詠春回蘭殿祥開奕葉之光錫
厥鴻禧集於朱邸恭惟皇孫節使郡王聰明生稟學問
夙成新而又新副兩親之歡喜旦而復旦承二聖之光

華某自媿陋儒叨塵儲諫遲遲春日願勤輕璧之功秩
秩德音動中式金之度

回兩廣談提舉賀新除秘書少監啓

伏以作掾西曹安得將無同之對校文東觀俾讀所未
見之書可能下筆之有神自笑上車之不落永懷平生
久要之友超然命世淵偉之英龍翔韶鈞之文鼓吹昭
代鳳舉金碧之使光華遠郊挈携輩流推擇氣類已蒙
噓枯吹生之力更詒浮聲切响之賤遠所不如故應舉

韓泰而自代珮之無數庶勿忘王粲之好音

回柳州丁端叔直閣謝到任啓

恭審一麾出守五馬來南令修庭戶之間不嚴而治民
和隴畝之上式舞且歌恭惟判府直閣發身以文賦政
以學中外多譽士皆曰非小用之才邇遐並觀公豈有
不可為之郡建牙近止柱笏蕭然平生蠻俗之悍輕送
眼柳山之奇變橘暗蘇仙之井苔荒義帝之碑御板輿
升輕軒不妨將母而行樂凌太虛橫碧落即看奮翅而

怒飛某辱在與游尚遲修慶攬四六之妙語讀再三而益慚善頌惟深陳詞未既

與吉州守王弱翁啓

一麾出守五馬南來威惠先庚不待賢使君之三令吏民旁午載欣郡博士之重臨無勞施為請若寧一恭惟判府寺丞剛大以直之氣魁磊絕俗之材當其在布衣之中名滿庠序及其立朝端之右望傾一時誠哉農扈之繁偉矣風稜之峻君子之所恃以為砥柱小人之所

憚以為肅霜惟其持方而入圓是以難進而易退孰知
上意似厚江西擇兩禁論思之英于宣帥閫至一道採
訪之使特起儒先復疇勝流作填吾郡雲飛川泳將見
諸賢意氣之協同雨卧風餐側聽百姓詠歌之和樂又
恐有先一州之怨當不免選諸衆之求某請外天從歸
田日逼就荒三徑喜淵明松菊之猶存願受一廛效許
子衣冠之自織褻賤不腆遣騎以聞

回筠州交代俞守寺正啓

踏鳳沼之瓊瑤舊綴鵷鸞之末製劍池之菡萏新分符
竹之餘矧辱從于大小籍咸之游茲復託于前後趙張
之契此其情誼之不淺豈俟聲畫而復明恭惟交代判
府寺正人門之懿兩陰學政之源一致懷連城而佩明
月中涵珠玉之輝提干將而運青萍外迎犀兕之解蚤
橫槊于九棘屢決讞于二桃草綠園扉星沉貫索至今
籍甚談者躋之作江西道院之主人佳政自是其餘事
侍天上玉皇之香案紬書即趣于遄歸某倦飛作癖幽

討成癡摧隕病鶴出樊籠而未能摩挲曉猿幸蕙帳之
無恙何上恩之優渥畀近郡之便安圍碁而燒襖衣知
故人之尚爾折梅而寄駟使媿芳訊之奚先敢拜重勤
願言多謝

筠州到任謝周右相啓

天上仙山既收朝蹟江西道院復畀便藩未容卒歲之
淹已趣班春之蚤伏念某山林野性筆研苦心作賦非
工敢自許同時之司馬草玄何用焉知有後世之子雲

偶當聖賢相逢之辰墮在英俊並游之列紛十年其奔
奏耿再命以來歸或甚之以繞月之烏或怵之以遇風
之鷁彼意非惡此愚不移居亡幾何又復妄發顧子平
昏嫁之役咄咄逼人乞牧之江海之麾忽忽就道方返
舍而稅駕將息交以絕游平章溪山檢校松菊忽成瓜
之期候戒行李于斯須求間得忙暫靜復動自無仙骨
非關羞薄于蓬萊猶假守符來酌清冷于丹井服之無
數揆厥所元茲蓋伏遇丞相盛德格于皇天孤忠貫乎

白日所期相業至周召而乃留豈俾吾君為堯舜而弗
克旁招諸彥同底隆平有如木彊亦在匠斲某敢不策
其後倦礪乃既愆于斯何先願賦豈弟宜民之雅以報
其上庶幾中和樂職之詩

回余復狀元啓

伏審入奉制策遂冠掄魁新天子將大有為端不喜阿
匄苟容之士諸老生皆未能對忽驚聞忠慨深烈之言
恭惟狀元先輩氣鍾七閩海山之英名出六館秀孝之

表問學河漢豈屑原夫之兩聯時世文章政堪莞爾之
一笑惟厚于蘊而不市故搜其珍而獨逢首襲然而嘉
之其無曰問津速化之徑先立乎其大者可援夫識路
疾驅之功某老矣淹朝歸歟在夢春蠶食葉偶得聞下
筆之聲秋鷹當雲復預觀整翮之舉凜然高誼惠我好
詞何以報之聊復爾耳其所稱述未詳發揮

答第二人曾漸殿元啓

伏審言揚大廷名亞舉首劉蕢過董豈惟二三策之嘉

曹參次蕭猶在十八侯之右恭惟殿元先輩以英妙未
壯之齒挾磊落不世之才把釣而拂珊瑚臞然山林枯
槁之士排雲而叫閭闔勇哉忠義奮發之詞徒步來大
江之西一日驚盛名之下平生學力當不為摘領之資
後日壯懷以此占櫻鱗之舉某舊鄰鄉社新識風裁偶
陪集賢之堵牆與聞九賓之臚句未遑進牘先辱贈文
不敏之云何足以謝

答第三人王介殿元啓

伏審奏篇乙覽分鼎甲科探曲江之花豈計較王盧之
後起明光之艸終追隨季孟之間恭惟殿元先輩稟寶
婺山川之英傳東萊伊洛之學簡編燈火不作老生陳
腐之談師友淵源吐為忠臣剴切之對言鋪張而看萬
名臚句以在三家理故可移于官事無難者學不能行
謂之病予其楮之甚老矣無惊黯然懷舊不迴東野悵
題字以相看如見元賓喜惠書之甚似未遑修慶乃辱
先臨

謝李璧通判

仁父之子

伏以荆溪假守嘗識李君父子之間蓬島校文適逢元
方兄弟之至知來臨之再枉亦走見而兩乖如相避然
政不解此恭惟府判大中家傳金匱石室之學身為瓊
林瑤樹之英貽我五七之篇重以四六之語明月之珠
夜光之璧忽銜袖以滿襟虎豹之文鸞鳳之音併眩眸
而盈耳已戒走卒謹偵行塵折屐侯門順下風而三肅
揮塵落飯聽新雨而一談推謝惟深修詞何述

謝李直制幹啓

伏以長身玉立猶及瞻一老之下風有子璧連今又仰
二難之偉器彼此交謁來往不逢何人事之好乖念親
友而作惡恭惟制幹傳學奕葉摛文載英伯仲並游于
上都聲名傾動于朝宇雪山藥圃之賦軫轡莊騷雲溪
艸堂之詩盪摩甫白自笑年過乎半百忽逢敵至而作
雙左支右吾覺應接之不暇前茅後勁欲進退而未能
推謝惟深修詞莫稱

與淮東劉總領啓

伏以江西道院常依刺史之天京口計臺復托王朝之
庇繫一生淺陋之迹乃再逢庥蔭之私恭惟總領郎中
氣蓋諸公名高當世尊主庇民之學夙蘊胸中經天緯
地之文不專紙上早擢東堂之桂煥騰南斗之星中外
踐更譽處焯著朝廷議論出諸老未言之先州部按行
震百吏澄清之表帝心妙簡事任彌隆昭哉列宿之華
給此上流之饗即歸簪筆持橐之列豈待積日累月之

淹某老矣懷歸謁焉補外不圖衰病之跡辱在存全之
餘脩禮以恭依仁則篤其為欣頌未究敷陳

誠齋集卷五十四

謹案卷五十一第十二頁前六行又何病將方而
入園按將一本作持

卷五十三第三頁前七行一麾江海頗念求安原
本求訛民据別本改

第四頁後七行皇咨上坡位事橫榻按秘笈新書
作渙號廣廷晉班橫榻

第五頁前七行在執事必為赴壑之水按秘笈新
書作非仁賢誰為作金之礪

卷五十四第三頁前六行鼓吹昭代原本吹訛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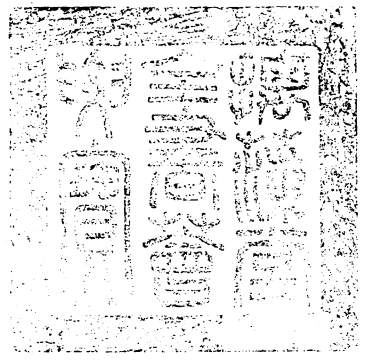
今改

第三頁前七行鳳舉金碧之使原本舉訛輦据別

本改

第九頁前五行雲溪艸堂之詩原本溪訛浮据別

本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貢生臣張健



財團法人
 佛陀教育基金會
 釋淨空
 敬贈